傳真：2873 2453　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　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思旋天地　思旋

股市已進入「大時代」?

今年首掛八號風球，在本周一夾雜紅雨、黃雨，風雨交加，令交通大為擠塞。當日再加上股票市場因為美國科網股大冧，而影響本港股市單日大跌三百餘點，場內場外都見風雨交加，此情此景少見。

天有不測風雲，投資市場亦然。周一晚颱風「苗柏」來去匆匆，午夜在大鵬灣登陸，八號風球旋即下降改掛三號波。周一晚某些人通宵打麻將或唱卡拉OK，以為周二不用上班。結果周二照常上班上課，哈哈，玩殘了某些愛玩的人。

股票市場經周一大跌三百餘點之後，市場淡友以為周二繼續跌，故此繼續沽空以為有大茶飯食了，殊不知周二開市大市不跌反升百餘點，好友當然歡迎之至，淡友則苦過弟弟。人生如戲，無人能知未來事，在投資市場特別是投機市場打滾，特別要小心審慎為要。

近年股市無論是大孖沙抑或普羅散戶，策略上都是隨環境而改變，不會也不敢「一本通書睇到老」。前一陣子股市被認為已進入「大時代」，皆因科網股節節領先，長期在股市耀武揚威了好一陣子，尤其在美國。其實，股市升跌常因大戶基金流向所主宰，小戶跟着尾巴走。當大戶改變口味，投資對象轉向時，後來者慢了一步就會成「點心」被大戶吃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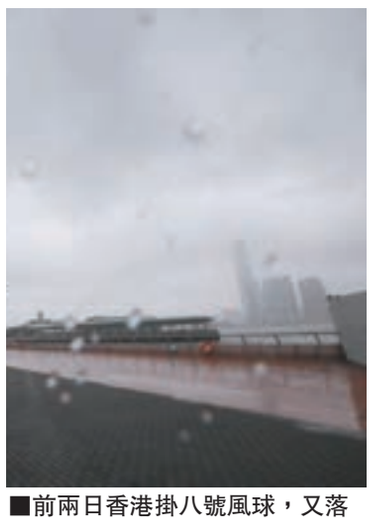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各地最近相繼炮轟科網股，然而，在香港比較複雜，並不全是打壓者。香港有北水支持，有「阿爺」支持，相對而言香港股市走勢仍不賴。

在香港的股民，包括來自五湖四海及內地的同胞，各地有各地的投資眼光和策略，因而每天股市波動不小，也就「有人快活有人愁」、「有人發達有人倒米」，這就是投機世界的玩意。

現時，香港股市需經風雨洗禮，但市底看來還很鞏固，皆因信心還是很強的，事關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的有意義大日子，很多人有主觀願望，以為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港，一定帶來大禮物。　在此期間，股市內的「國家隊」一定會千方百計維持港股的良好秩序以穩民心，是否如此只有天曉得。事實上，香港仍有好壞消息參半，特別是中國加入大摩指數的機會高，好炒股的朋友先在涉及名單的股份上下手，所以某些股份股價穩陣，捧場者眾。

另一方面，無論內地和香港，今年經濟確實有穩步上揚。要知道股票受歡迎，首先除了跟着消息炒之外，最重要是該企業是否經營有前途，有增進。公司業績堅實有前途，必然受追捧。觀乎市場中最受股友歡迎的是科網股、車股、金融股、重組概念的股份。

在「一帶一路」支持下，香港在融資及航運以及財政管理方面將大有可為。信不信由你，也不可盡信。



■前兩日香港掛八號風球，又落黃雨，令交通大擠塞。

方寸不亂　方芳

不尋常的哭笑

香港家庭大都離不開家傭的支援，尤其是家有長幼，對家傭的依賴很重。新一代在「有傭」的環境下成長，不可一日「無傭」。家傭的變故，也牽動整個家庭的支援。

年輕朋友的嬰兒出生不夠兩個月，新請的菲傭突然告假，以「兒子病重」為由，要回家走一趟。初為人父母的朋友，將心比心，相信菲傭不至於拿自家兒子「病重」作藉口，即時批准回家兩周，殊不知人一走就失蹤了。

照顧幼兒是繁重的工作，重新再請菲傭又要等三個月，朋友夫婦需上班，長輩支援少不了，仍需臨時聘請昂貴的「陪月員」白天照顧幼嬰，菲傭的變故，前後也付出了五、六萬元之多。

朋友捱過了寒冬，迎來了炎夏，又輪到其兄長面對菲傭變故。這菲姐剛續了第二份合約，也把年假放完，不出一個月，以「丈夫身亡」為由又要取假，這個不尋常的取假，又牽動了整個家庭的神經，大家重臨「備戰」狀態。

菲姐月前才回鄉，照片所見其夫還是相當精壯的，怎麼一個月後就「突然死亡」呢？在「突然」的情況下，不是應該傷心欲絕的嗎？可是菲姐平靜得令人意外。把這個情況跟其他菲傭聊起，對方不自覺笑了，怎麼聽到同鄉「丈夫身亡」會笑的呢？菲傭一笑，更印證了一些想法。

家傭離鄉別井打工，既是家庭的經濟支柱，又對家庭有牽念，作為僱主也只能體諒。曾聽菲傭公司的職員說，揀菲傭最好揀「單親母親」，省去對丈夫的牽掛，工作情緒較為穩定，有錢寄回家，兒女成長有保證，就會安心工作。這些年我以此法揀選家傭，確實是有一定效果。

水過留痕　少爺兵

蓮妹扮小龍女最「神似」

無綫電視台近年多了購入內地製作的電視劇。早前，有《琅琊榜》，近就有《錦繡未央》和《射鵰英雄傳》。

但《琅琊榜》被無綫剪接得支離破碎，有觀眾指根本對劇情「蒙查查」，所以對《射》劇的剪接亦沒有寄予厚望；相反當年亞洲電視外購劇《還珠格格》剪接得有條不紊，收視成績好，令女主角趙薇、林心如等更為香港觀眾所接受。那位負責的剪接師、編導應記一功，讚！

金庸先生的著名小說《射鵰英雄傳》、《神鵰俠侶》每隔一段時間，內地製作人都會重拍，原因當然是上述的著作小說擁有龐大的讀者群、有一定的收視保證。而且每次重拍都可以起用「新面孔」演員，男女主角人選誰最適合？觀眾也樂此不疲地熱烈討論，正如今次《射》劇女主角李一桐（飾演黃蓉）說：「我不擔心珠玉在前，因為觀眾都有自己心中的黃蓉！」說得對，筆者心中的俏黃蓉是米雪和翁美玲。各花入各眼嘛！

當年無綫要拍《神鵰俠侶》時，對女主角小龍女的人選也曾掀起過一番爭論；無綫高層認為由當時紅透電視圈、古裝扮相俏麗得可以「秒拍」的女藝員黃杏秀演出小龍女，但也有相當人數的幕後製作人員卻力薦那時仍寂寂無名的「蓮妹」陳玉蓮，認為蓮妹的外形、談吐、古裝扮相更貼切小說中的小龍女。正當雙方爭持不下時，有人提出不如由金庸先生親自選角，不是更適合嗎？

《神》劇記者招待會當日，在場的人都顯得好期待：「到底誰人演小龍女？」結果公佈演小龍女的人選是陳玉蓮。金庸先生當時表示，他曾分別單獨跟黃杏秀、陳玉蓮傾過偈、聊過天，他覺得由陳玉蓮演小龍女更適合，因為蓮妹給他的感覺是：「說話直接、像是泰山崩於前她也不形於色，表面看來木口木臉，卻有着小龍女那種不吃人間煙火、外冷內熱的形態！」

蓮妹、華仔（劉德華）都憑着《神》劇中的「姑姑」和「過兒」成為觀眾心中的偶像，奠定了兩人在電視圈的位置。所以說，演小說著作男女主角的人選，最重要是「神似」，這樣就更容易「Bingo」了！

■陳玉蓮憑着《神》劇中的「姑姑」成為觀眾心中的偶像。　網上圖片

百家廊　雪櫻

麥田與少年

過了芒種，就到了麥收時節。對農人來說，麥收是一個節日，也是一年中最忙的時節。我很喜歡「過麥」二字，街上打燒餅的，理髮店打工的，工地上幹活的，進城做裝修的等等，這個時候，很多務工者都會告假回家收麥子，稱為「過麥」。一個「過」字，迤邐出無盡的憧憬，也蘊含着勞動者的喜悅與滿足……來自大地的豐饒與恩賜，那是生活的協奏曲。

上小學時，每到麥收時節，父母都會帶着我回姥姥家收麥子，「回家過麥去，住上些日子！」記憶中，麥收時節的鄉村像流動的盛宴，每個農人都是盛裝出席。天剛蒙蒙亮，他們就帶上鐮刀幹活去，女眷負責準備乾糧和吃食，大家腳步匆匆，顧不上說話。「收麥子是與老天爺賽跑，一旦下雨就麻煩了。」母親經常說道。大人們彎腰幹活，鐮刀在田地裡直立行走，一步一步，腳踏實地，從不偷懶。日頭毒辣，汗水滾落，砸到胳臂上，很快就蒸發掉。濕了衣衫，黑了臉頰，但是，沒有人去擦一把，除非汗水瞇了眼睛，才停下來。熱風勁吹，把麥浪吹成金黃，把麥穗吹得迸裂，彎腰收割的農人，累並快樂着。

麥田是農人的舞台，也是孩子的樂園。我們這些小孩，都是撿麥穗的好手。跟在大人後面，抑或拉開一段距離，用胳膊挎着小籃子，邊走邊撿，有說有笑，還伴有各種新奇的發現，豆蟲，毛毛蟲，還有叫不上名字的昆蟲，簡直是自然界的大科普。撿一路，玩一路，有的時候玩嗨了，在麥穗堆裡滾得渾身是麥皮，汗水順着臉頰流淌，滿身滿臉髒兮兮的，大人根本顧不上管。除非惹了禍，或是要錢，才會有大人出面。

對於我們來說，麥田裡的誘惑大都與吃有關。待午後時分，大人們在陰涼地裡吃飯、休息時，經常會有推着流動車子叫賣冷飲的，「賣冰棍，冰棍兒，五毛錢一塊……」聽到叫喊聲，我們就拔不動腿，跑去向大人要來錢，有的小夥伴裝着中暑，有個叫瑩瑩的女孩，她有私房錢，都是平日給大人打醬油、買豆腐、打白酒攢的結餘，所以花起來很順手，我們直眼饞。一根冰棍下肚，似乎從頭到腳都清涼了一把，但是，目光依然緊緊釘在賣冰棍的白色保溫箱子，視線久久不捨得收回，而叫賣冰棍的聲音，在麥田上空迴蕩，惹得我們心裡的饞蟲陣陣騷動。

傍晚時分，大人收麥子接近尾聲，有個大孩子會帶着我們，找個偏僻角落燒麥子吃。先抱來一些麥穗，點火燒起來，然後支上鐵架子，將事先挑揀飽滿的麥穗放上面，不停地來回翻騰，不一會兒，麥穗就烤熟了。攤開手掌心，麥穗一燙一燙的，叫人忍不住喊出聲來，「噓噓……噓噓」，我小心剝離，邊吹邊吃，那叫一個香呦，好像世間的美味都比不上親手烤的麥穗。濃濃的麥香，在記憶中珍藏，比家中喝的燕麥片要香好多倍，那是一個少年與大地的會晤與秘密。

多少年後，麥田在以看不到的速度消逝，被瘋狂的碾壓機推成平地，高樓拔地而起；而小小少年，也在以看不到的速度快速成長，被城市的現代化生活淘洗得彬彬有禮，在洋快餐、餓了麼等的浸染下，味蕾早已喪失最初的敏銳，麥香淹沒在滾滾的大吃大喝中，舌尖上的美味變得斑斕迷離。而我，仍記得那個被麥穗扎到嗓子的少年……我的同學芳芳。芳芳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，她的姥姥、舅舅都是大學老師，後來，她姥姥帶的學生成為她的父親。芳芳的父親來自魯南農村，每年麥收時節都會帶着她回去一趟。芳芳給我說過，有一年在老家，奶奶給她烤麥穗吃，奶奶眼睛有白內障，眼睛上像敷着一層白膜，看不清楚。給她搓的麥粒夾雜着麥草，正好卡着她的嗓子，又是喝醋，又是吃饅頭，都不奏效。「當時，所有人都在地里忙着收麥子，只有我和奶奶在一起，可把奶奶嚇壞了。後來，被卡的嗓子奇蹟般的好了，或許是奶奶的求禱感動了老天。」從那以後，再回老家收麥子，都是芳芳爸爸自己去。芳芳很難過，她告誡自己，將來當醫生，治好奶奶的眼睛，讓奶奶親自給她烤麥穗、搓麥粒吃。

芳芳的故事，每每想起，我的唇齒間都會溢出甜絲絲的麥香味。過麥也好，麥收也好，我愈來愈覺得，這是最浪漫的大地禮讚。忘記是哪一年了，我跟隨父母回姥姥家收麥子，那天父親騎着三輪車往地里送水，我連蹦帶跳坐上了三輪車，沒想到發生危險一幕，我的左腿被捲進車輪裡，疼得喊出聲來，腳面腫得像饅頭。姥姥放下鐮刀，舅舅也跑來了，好幾個大人都不收麥子了，陪着我去診所看病，清理、上藥、包紮，左腿被繃帶纏得嚴嚴實實，整個人膽怯得說不出話來，有種劫後餘生的慶幸，好在沒有大事，腳面上留下一道長長的疤痕。長大後，我才知道，很多小夥伴都發生過類似驚險的一幕，也都在腳上或腿上留過疤。少年身上的疤痕，是一種見證，記錄着麥田往事；在時光的洗刷下，那道或長或短的疤痕，在記憶中蜿蜒，慢慢褪色，卻發酵成心底的一種情結：大地的徽章。

還有個孩子，我記憶深刻。他叫青松，來自河南農村，那年夏天，我在省中醫院住院，他是同病房最小的病號。別人陪床都是爸爸、媽媽，他的陪床是爸爸、舅舅，後來爸爸也回去了，只剩下舅舅，在病房鋪紙箱子打地鋪，這一陪伴就是一個月。青松的病情很不穩，發燒，早晚都要靜脈注射，用激素來控制。但是，他不調皮，也從來不哭，即便有時候連扎好幾針，他也只是緊蹙眉頭，似乎已經學會默默忍受命運的安排。青松的安靜叫人心疼，一天，他的爸爸從老家回來，帶回一些好吃的。他拎着袋子，挨個病床送禮物，兩捧花生米，兩個紅雞蛋，還有一束烤熟的麥穗，病友包括醫生都懂事地收下了。難得見青松那麼高興，他操着河南方言說：「等我好了，我也去割麥子、烤麥穗，在麥田裡『打飛機（做遊戲）。』」聽到這裡，我的眼睛濕了，病房裡一片死寂，叫人有些不適應。我彷彿看到，麥田裡迎面跑來的少年，正是青松。

原來，青松母親又要了二胎，女孩，青松父親回去伺候月子。他在家務農，沒有多少文化，所以青松住院期間，他的舅舅一直跟着。「你喜歡小妹妹嗎？」青松手裡始終攥着一束麥穗，手臂上纏着的白膠布格外刺眼，他的目光游離，繞開我的對視，好像在躲藏着什麼。那一束麥穗，在我心頭墜落，有種說不出的沉重。

麥子黃了，麥子又青了，四季輪迴，時光飛馳，不變的是我們心中的眷戀。「我行其野，芃芃其麥」，熱風勁吹，麥浪滾滾，只是，少年們是否還記得撿麥穗的場景？但願我們出走半生，歸來依舊是麥田上的少年，與大地共舞，永葆一顆純真的心靈。

翠袖乾坤　連盈慧

現代式離婚

離婚率上升，其中還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輕配偶為多，近一兩年間接已不幸聽到三四對了。

過去影響婚姻還有什麼七年之癢，今日則有短到蜜月期剛過，就因「了解」而分手，問題還不在於其中一方有了小三而感情轉淡；婚後三兩年的，也不是有了兒女便能維繫感情，無辜小生命成為無形第三者反而有之，家中有樂於照顧兒孫的長輩還好，碰上同是「新一代」既無經驗而又無興趣照顧孫子的新潮祖母（這類祖母自小還多倚賴外婆多過母親），小夫妻目下環境又請不起外傭的話，他們父母祖父母輩永遠不成理由的離婚理由便出現了。

就算沒有打算生養兒女，現代女性亦多不甘雌伏而喜歡外出工作，夫婦大多各有自己不同工作服務機構，一旦上班時間早晚不同，朝不見口晚不見面，日久疏離，潛伏更多破裂危機便不在話下；就是同時上班，同時身心疲倦下班，回家卸裝洗澡以後，放在面前短暫休息時間，那頓晚飯誰來負責就是問題了。

女的肯煮，男的也怕洗碗，女不肯煮，男的更懶得動手，加上其餘家務，男女雙方全未有結婚前依賴父母那麼輕鬆，今後日子如何還會過得開心！那頓晚飯，偶然一次外出光顧日薪追不上餐費的食肆還可以，天天如是，連同午餐外出開支，初入職場的初哥初妹，早午晚三餐就吃力了。

過去上一輩都有默契甘於男主外女主內，從來不會有不適應戀愛期間轉變過誰來燒飯的婚姻生活，只有今日雙職男女，才會為意想不到婚後的突變悶到失去生趣；尤其是小東西在計劃失慎降生後，剛學會走路為他開學打點接連而來的煩惱，對自己還停留在兒女性格的年輕夫婦，婚姻的折磨就更不足為外人道。

那麼多八九十年代出生的男女甘於獨身或同居，大概因為旁觀太多同輩失敗婚姻才失去成家意趣。

獨家風景　呂書練

風雨二十年

真是轉眼一瞬間，很快，香港就進入回歸二十年。今年以來，各界籌備或慶祝回歸二十年的活動陸續登場，各大媒體也策劃相關內容，我也受到一些邀約，但近期較忙，只好謝絕。

用「風雨二十年」形容這七千三百個日子，乍看可能負面，卻是客觀事實，也是正常現象。政權轉移，是香港大事，更是國家大事，也是世紀大事和國際大事，沒有風雨才怪呢。問題是如何看待風雨，能順風而行，當然很好；但逆風而上，也未必是壞事，最主要是風雨同行。這也是留下來的人們的共同經歷，也是隔岸觀景的移居港人看到的現象。

當年鄧公高瞻遠矚，以「一國兩制」和「五十年不變」為回歸定調，在保護國家主權和顧及港人情緒中取得了平衡，也使這個曾經人心騷動的城市平穩過渡、順利回歸。反映早已預見兩地或兩制在融合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矛盾和衝突，需要用半個世紀的時間作為緩衝期，如今，也只是二十年而已，近年矛盾有所升級，當要正視，但也屬預期之內。

其實，如果回頭看看一百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史，當年殖民政府或官員管治香港時，同樣遇到很多問題和挑戰，而香港也出現過很多次的風波和危機，最後都安然走了過來。正所謂有危才有機，反而，很多的改革良政妙策都是在危機過後「迫」出來的。

如今，幾乎全港男女老少，甚至全中國乃至全世界踏足過這裡的人都知道，彈丸之地的香港最大的問題就是房屋問題，那是衣食住行之生活必需品的基本問題，這個基本卻頭等的問題不解決，所有的問題都不會消失。

回歸初期，首任特首董建華先生老早看到問題，並提出每年供應八萬五千個住宅單位的計劃，這本來是有心有力有遠見的設想，卻在各種因素下擱置，以致今日釀成大問題。

到了二十年後的今日，房屋問題已衍生出更大的土地問題，土地之爭成為矛盾關鍵和升級所在，懸而未決卻潛伏危機。這到底是土地資源問題，還是人的思維問題，只好請相關人士撫心自問了。

所以，對新一屆特區政府來說，二十年的風雨可以化作歲月累積的睿智，二十年積留的問題和矛盾也可以是經驗和教訓，那是寶貴的資產。能運用得好，就可春風化雨，沐浴人心。

琴台客聚　伍呆呆

三野之緣

據說2016年是「耳朵經濟」爆發的元年，這一年，移動音頻迅速地進入了眾多網民的生活場景中，成為了網民們在文化消費方面的一個新習慣，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了2017年的今天，並且呈現出有增無減的趨勢。

作家千夫長的長篇小說《紅馬》也隨着「耳朵經濟」的熱潮在愛音斯坦FM推出了有聲小說版，開始了每天一章的連載。其實，在此之前，已在內地再版了三次、又即將在香港出版的《紅馬》小說的有聲版作為一種新的文學生態，就已經開始分別在網上網下讀播了。

深圳蓮升詩社、香港紅馬讀書會各用了四個月的時間在微信群裡完整地朗讀完了《紅馬》，給喜愛文學的網友們帶來了一場場耳朵的洗禮，一系列聽覺的盛宴。這些和文學緊密相連的「耳朵經濟」很快波及美國，洛杉磯紅馬讀書會也隨之成立並開始啟動小說的朗讀。

千夫長是何許人也？他是我的師父胡野秋先生的摯友。我師父和千夫長相識的時候正在報社做編輯，彼時千夫長還不是作家，他一邊做着生意一邊以「鶴野」為筆名，有一搭沒一搭地寫着文章。

寫着寫着，生意不做了，一部長篇小說《紅馬》橫空出世，接着便一發不可收拾地寫起了小說，隨着《中年英雄》、《長調》、《草原記》等一部又一部小說的推出，千夫長成了國內外舉足輕重的名作家。如我師父所說，千夫長像敬畏神靈一樣敬畏着文學和生活，隨心所欲地穿行在文學和人生的不同時空。

我的師父又是何許人也？他名如其人，是個熱愛自由的閒雲野鶴之人，他先後在《中國青年報》、《深圳特區報》等單位任職，後來辭去體制內的職務，以自由作家和自由學者的身份行走「江湖」。

先後寫了《胡腔野調》、《冒犯文化》、《作家曰》、《六零派》等書，又到鳳凰衛視策劃了《縱橫中國》、《鳳凰影響力》、《築夢天下》等欄目，還在香港衛視、深圳衛視等電視台做嘉賓，或者做嘉賓主持，同時也在大學講台上，各種論壇和講壇解讀文化、推廣閱讀。他的使命似乎就是為了履行一個文化人的責任。

十年前我還在經營一家文化公司，一邊苦心經營，一邊念念不忘自己的文學夢，和朋友一起創辦了一家文學網站，不時地寫點小文章，也為自己起了一些筆名，其中的一個名字便是「純野」。彼時我的師父還不是我的師父，他給了我真誠的建議，希望我不要辜負自己文字上的天分。我沒有多加考慮，結束了公司的運營，斟茶叩首，拜過師父之後便開始閉門寫作。我沒有辜負文字，文字也沒有辜負我，它給了我許多超出我預料之外的收穫。

後來我和我師父以及千夫長先生閒聊，說起彼此名字中的「野」字，千夫長當下便覺得我們三人可以成立一個「三野縱隊」，我師父也極贊同，獨我在亦師亦友的師長面前誠惶誠恐，不敢與之同步……如此，以文學為本的「三野縱隊」就算是成立了。

「三野縱隊」成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拍了一部院線電影——《愛不可及》。千夫長先生為電影的文學顧問，我師父胡野秋先生為導演，我是編劇和製片人。

緣分是世界上最奇妙的無法用語言和文字描述清楚的東西，而文學又有着它獨特的魔力，它把我們三個原本不相干的人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。

只要有文學為紐帶，我相信，「三野縱隊」便永遠不會分開。